# 说文解字新谭

■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■作者 王殿卿 刘彦章

## 采 cǎi

“采”，异体为“寀”“埰”。甲骨文写作 。会意字，从爪，从木。爪字代表人手，木代表树上的果实。

甲骨文的“采”，像摘取树上果实之形，意为“采摘、摘取”。《说文》：“采，捋取也。”今体“采”，由本义摘取、采摘引申为采择、采集、搜集、选取。

“采收”指采摘，收集、采集。“采取”，指采纳、听取、选择、实施。“采纳”，指采取、接纳。“采矿”，把有价值的矿产从地下挖出来。“采石”，指从石场开采石料。

古有“采薪之忧”一词，指身患疾病，不能外出打柴，婉称有病而无法亲赴之辞。今有“博采众长”一词，指广泛采集名家的优点。

先秦时，民间诗歌称为“风”，因此，古代把对民歌、风俗的采集，对地方民谣、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称为“采风”。

关于“采访”一词，不妨做一个源头性考察。早在元谋人活动时期，人类经常了解外部环境，探寻动物足迹，以掌握猎情；观看天色，明了季节变化。这就是原始意味的“采访”。到3000年前的周朝出现“采诗”“采风”活动。唐开元年间，专设“采访使”，代表朝廷考课诸道官人善绩，三年一奏。《宋史·太宗记》有“遣司员外郎和岘往江南采访”的记载。古代称之为“探访”，且有“内探”“省探”“衙探”之称。近代称为“访员”“访事”。当代字考公认“采访”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：“若使采访近世之事，苟有虚错，欲与先贤前儒分其饥谤。”这里“采访”和今天的意思很相近。当前，人们给新闻采访下了一个比较科学、准确的定义：新闻工作者为搜集新闻素材而进行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。

## 访 fǎng

“访”字，繁体为“訪”。 小篆写作 。形声字，从言，方声。

“访”字从“言”，表示与语言有关；“方”为方位、处所、四方（四面八方）、方方面面。“访”，指在各处，在四面八方，以言语探求某人某事的行为情况，也就是查访或调查事物的方方面面。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访，泛谋曰访。”“方”又为方向、方法、方式。采访、访问要有针对性，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，要采取恰当的方式。“访贫问苦”“明察暗访”，都要这样做才有效果。

“廉访使者”，为宋官名，本名“走马承受”，隶经略安抚总管司，无事岁一入奏，有边警则不时驰驿上闻。政和六年改称“廉访使者”。“廉访”是清代对按察使的尊称。元代称“隶政廉访使”，与“按察使”职掌略同。

## 编 biān

“编”字，繁体为“編”。甲骨文写作 ，小篆写作 。形声字，从糸、扁声。甲骨文的“编”，由“糸”和“册”构成：“糸”是丝束连结之形；“册”是书简、简册。纸张发明以前，人们所使用的书册通常是用丝绳将竹简串连而成，称为“编”。现在的“编”字，是由小篆演化而来的，由“糸”“户”“册”组成。“户”即门户、户籍，引申为分门别类的资料，又引申为用细绳将户籍档案，顺次排列编结在一起。故《说文·糸部》：“编，次简也。”“编”由简册之意引申为书籍、文献、史册、资料。

“编”，作动词有编结、交织之意；作名词，有编结、交织之人；作量词，指编成之物（编、册、分册）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“韦”，皮条；韦编，用皮条编连的竹简。“编”，由本意又引申为编辑、创作之意。指把素材加以组织、编排而成为报纸、刊物、书籍、广播电视节目等。余如编小说、编剧本、编纂等。

《红楼梦》：“总编一根大辫，黑亮如漆。”这里是说把长长的头发分成几股，按照一定的次序相互缠结成辫子或发髻。余如“编花篮”“编竹篓”等等。现在的“总编”一词，即源于此。

## 辑 jí

“辑”的繁体为“輯”。小篆为 。形声字，从車，耳声。

“车”是陆地上的交通工具；“ ”的本义是以口附耳，窃窃私语，引申为凑拢、聚集之意。“车”“ ”为“辑”，有将杂物汇集于车中，表示聚集之意。《说文·車部》：“辑，车和辑也。”“和”义通“合”；“辑”义通“集”。由众多工匠把众多材料汇合在一起制作成“车”的过程即为“辑”。

“辑”也可解为由“车”“口”“耳”组成，示意把所说、所闻、所见、所做的经验、感悟写出来，汇集在一起，依次序、分步骤、按类别整理编排成整套书籍或资料的过程为“辑”。如纂辑、辑录、剪辑等。

“辑”也指各类资料按内容、类别、时间顺序等划分出来的各个分段，如第一辑、第二辑。

“编辑”是对文章进行整修、补合，有序、和谐地组成一篇稿子，供报纸、刊物、图书编排使用。从古到今，对古籍的编排整理都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，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国语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本草纲目》都是古人编纂整理的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# 读书是一种“遇见”

■赵畅

我以为，读书其实是一种“遇见”。打开书本的刹那，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，碰见各种各样的人，听说形形色色的事，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。

如果说，“遇见”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，那么，选择怎样的“遇见”，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。苏东坡说得好：“书富如入海，百货皆有。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尽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尔。”那么，什么才是“所欲求者”？我想，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，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、精中选精的原则，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。须知，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、上百本普通之书。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，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。那样的“遇见”，只是重复，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，因此太不值得。

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，读书当然也是“遇见”的人和事越多越好，读书面越广越好。读报看到一个材料：在当年的西南联大，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，打通文理。因此，吴宓、陈岱孙、金岳霖、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、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；冯至讲《浮士德》时，可以用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来诠释《浮士德》“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，直到死亡”的主题。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，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。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《新部首大字典》，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；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，热爱旧体诗，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；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……

读书的“遇见”，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，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。换言之，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，要“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”，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。诚如孟子所云，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”据说，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。他作《王荆公》，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，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，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。所以，当与《宋史》互相参证时，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、污蔑的谬误，然后，他“一一详辩之”，以还原历史真相。这种实事求是的“遇见”方式，不仅是对历史负责，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。

从书本中来，到生活中去，则是一种以“遇见”叠加“遇见”而解疑释惑的有效方法。延伸或者跳出书本的平面“遇见”，而到现实的自然与社会中去作立体的“遇见”，其效果或许会更精彩，更生动。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，就对读书与旅行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。他说：“我是搞历史地理的，旅行有时会带来契机，长期解不开的谜解开了。我曾和凤凰卫视拍过‘告别三峡’的纪录片，就看到当地一个盐场，卤水直接从山里流出来，这种卤水看着普通，其实咸得不得了，直接放在锅里煮就成了盐。这里的盐场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用，后来才停掉。我研究移民史，巴人曾迁到这里煮卤产盐，巴人为什么一度很强势，地盘能扩展那么大？他们控制着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”原本，葛剑雄教授在读书中无法解开的疑窦，想不到因为一次拍纪录片的“遇见”，终于茅塞顿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在现实自然与社会中的立体“遇见”，无疑是对书本知识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和佐证。

想起杨绛先生说过：“读书好比串门儿——隐身的串门儿。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，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，也不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，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，而且可以经常去，时刻去，如果不得要领，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，和他对质。”这无疑是对“读书是一种遇见”最生动的诠释。而一个会“串门”、常“遇见”的读书人，更让“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”成为可能，水到渠成。